

器也

鈔大寶之位易繫辭云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此言天
下之大有神以主之豈可以力而取之乎
雖得之必失之可不慎歟

衍義云莊子載天根遊於殷湯至蓼水之
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
名人曰去汝鄙人何問之不豫也

鈔莊子帝王篇天根姓名遊於殷湯至蓼
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天根無名並

問答也殷湯殷山之陽蓼水在趙國界內
天根遊於山水之間適遇無名人而問
之意在天下無名又曰汝遊於後合氣
於後順初自然而無私妄而天下殆矣

衍義云七竅鑿而混沌死
鈔莊子應帝王篇之辭載之已詳不復重
錄

衍義云鞭策威而馬力竭

鈔莊子馬蹄篇之辭大道廢章中已備不
復重錄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衍義云故仲尼不為已甚

鈔孟子離婁章句下云孟子曰仲尼不為
已甚者註揚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
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

衍義云禮與其奢也寧儉
鈔論語八佾第三之辭子曰大哉問禮與

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此孔子答
林放魯人之言也

衍義云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為泰也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彭更孟子之問曰

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

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
泰子以為泰乎此言聖人於施為之中有

三者之過必為亡敗之禍故皆去之謙抑
自居仲虛自守則與道合真必無過分之

累矣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八

五本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衍義云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

兄者人亦殺其兄

鈔孟子盡心章句下之文孟子曰吾今而
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

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
也一間耳註一間者我往彼來問一人
可其實與自害共觀無異也

衍義云出乎爾者及乎爾者也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鄒與魯閔穆公問
曰開闢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

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

慢而殘下也管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

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
尤焉

衍義云楚靈王齊湣王秦始皇漢孝武或
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七

十一

鈔楚靈王者春秋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
公子黑肱子比蒯然蔡朝吳夫
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
罷敵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告其

楚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
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
王曰子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報我乎
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眾
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

侯王曰皆畔矣曰若忘於諸侯以聽大國
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
乃歸于楚子王縊于芋尹申亥氏實王
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
毅曰齊王伐功祗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
信任詭謀政令戾虐百姓怨怒其民必畔
齊可圖也潘王出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
齊因為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潘王
而殺之荀子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

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
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
無之及其暴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潘
宋獻是也此非無道或以殺其身乎秦始皇
皇正立元年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平諸

侯滅六國自號始皇三十七年秋七月于
沙丘平臺崩胡亥立稱二世三年丞相趙
高恐誅及其身陰令咸陽令閻樂將吏卒
千餘人至望夷宮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
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

自為計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乃立子嬰
為秦王高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灞上秦
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
節降軹音只字音云車道旁羽引兵西屠
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子嬰立四
十六日以至國亡身死此豈非禍其子孫
乎漢武帝征和二年四月帝如甘泉秋七
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
詔丞相屈楚討之據罷走湖皇后衛氏及
據皆自殺胡氏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黜

武大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既殫盜賊肆
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不亦宜乎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衍義云田荒石露荆棘生焉
鈔田荒石露者莊子漁父篇云官治其職

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石露衣食不
足徵賦不屬妻妻不和長切無序庶人
之愛也此明大軍之後農民失業田土荒
廢荆棘亂生必有凶年之兆也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

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衍義云自聖人畫卦弦木為弧剡木為矢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鈔周易繫辭下之文弦木為弧剡木為矢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者乖也
睽與矢失之用所以威作爭也此聖人不
得已而用之以示其威初非嗜殺人者也
衍義云庚桑子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
俱又曰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
非也至征伐不可偃於天下言善以道佐
人主者當守雌靜不可以兵強天下若為

敵所侵不得已而應之故曰善用也

鈔此皆亢倉子兵道篇之文也今取以為證者言兵雖不可廢亦不可恃此戒以兵強於天下

衍義云春秋曰殺敵為果

鈔春秋宣公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

楚伐宋宋華元帥樂莒司寇御之二月壬

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以其生獲獲

樂莒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

餓百人宋大夫狂狡輅也鄭人鄭人入于

井杜牧宋倒戰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

禮違命宜其為擒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

謂謂於心也果毅為果致果為

毅言易之而反之必為戮矣易之戮也將

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

疇昔疇昔也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

與之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

私憾敗國殄也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

人之無良者詩小雅無良其人相怨以亡也其羊斟之

謂于謂于也知殺敵為果即止敵也事不得已

而用兵所以止敵不為寇故曰不

取義

衍義云成湯勝夏而有懲德之言

鈔商書仲虺湯之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

名惟有懲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此

言湯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

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又

恐天下後世藉以為口實也

衍義云歸毫而有臨淵之懼

鈔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湯

所部在宋州故縣俾我一人輯和寧爾邦家茲朕

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墜墜于

深淵天使我無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也

與古與古也若附若附也望於望於也

衍義云春秋時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

鈔春秋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物壯則老老謂不道不道早已

衍義云道者長於上古而不為先

鈔莊子太宗師篇之文在太極之先而不

為高六極六極也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

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此言道無不

在而所在皆無有物混成章中載之已詳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

衍義云若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鈔舜典之文舜帝命皋陶曰蠻夷猾也夏

寇劫人賊也人姦在外在內汝作士官

也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

居惟明克允此舜命皋陶作士蠻夷戎狄

猾亂中夏害于良民汝為士理治之必當

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

服也五服服其罪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

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五等象刑

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

之但為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二

也不免用兵擊敵征伐而已故曰

衍義云寇定禍亂應敵為用得為曰寇

鈔寇定禍亂乃齊太公姜子牙釣於磻溪

剖魚得玉璜中有此書名曰六韜一曰文

輜經邦立國不越天常二曰武輜克定禍亂威伏八方三曰龍輜變理陰陽不逾時今四曰虎輜善用爪牙羣兇自挫五曰豹輜質時戰難智在權機六曰犬輜探聽至微或以成奇變輜者藏也兵機權變不可輕以示人故以輜藏隱晦為義

行義云非貪土地利財寶也

鈔漢宣帝時韋賢為丞相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軍師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

使不敢復擾西域丞相上書諫曰臣聞之

救亂誅暴者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則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則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則破恃

國之大矜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

兵兵驕則滅此五者非但人事是以玄同取以為證以證其果而不得已果而勿

強上文與文子兵通篇同

衍義云楚白公勝作亂差使屈市南宜僚

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義中載之已詳不復再錄今取玄同以為說者言市南宜僚孫叔敖皆以不道之道不言之辯而兩家

之難自解可謂不戰而善勝恬淡而為上者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衍義云孟子所謂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

不嗜殺人者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見梁襄王王梁惠王之名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王再問對曰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嗜好也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

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衍義云列子載趙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程

勝之

鈔莊子說符篇之文義中載之已詳不復重錄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

鈔尚左尚右此禮記禮弓篇之文義中已詳不復重錄今取此以為說者若有勇士戰勝而獲功升為上將軍居右而主殺故云戰勝則以喪禮處之不足上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衍義云世之材器有明可以役其視有聰可以役其聽有勇可以役其力有辯可以役其詞此諸有名皆無為之所役惟道樸無名

鈔列子仲尼篇云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後猶行過東里過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舞彼來者為而欲欺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

鄧析鄭之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上下之義乎愛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為宰籍庖廚之物異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徒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此言有知有才有能為無知無才無能者所使也何足貴哉是故懷抱道揆之人不彰名譽不顯才能昏昏默默逍遙於世而無敢使之者凡人見之者不假言說目擊而道存自然賓服而從化矣故經云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賓夫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云孟子答景春春名魏之辭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當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此言侯王若能以道自守萬物自知賓服何用威武哉
衍義云塵垢執糠足以陶鑄免舜
鈔莊子逍遙篇之文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執糠將猶陶鑄免舜者也執肯以物為事此
名其塵垢執糠者徒此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八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九
五季清安道士王守正集
量七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衍義云若辯黑白
鈔莊子外篇天運篇莊子曰夫鵠又作鶴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此言黑白得之自然不在浴而白黔也
衍義云智者察人之邪正
鈔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度也此言人之邪正觀其眸子即可見也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曾中正則精神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以此察之則人之邪正善惡不可得而匿矣故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衍義云如別妍醜
鈔九幽懺第五卷中云報應因緣如影逐